

辽宁省高句丽文化
学术研讨会论文

哥 勿 考 辨

梁 志 龙

(本溪市博物馆)

哥勿考辨

梁 志 龙

哥勿，是高句丽的一座城池，其名始见于唐代，《旧唐书》《新唐书》及朝鲜金富轼《三国史记》中都有记载，关于哥勿现当哪座城址的地理考证，在近年出版的一些东北史地著述中，偶有涉笔，归纳观点，主要有三：一、通化县三合堡山城(1)；二、新宾县转水湖山城(2)；三、新宾县黑沟山城(3)。此外，早年金毓黻先生认为“哥勿与国内音近”，误将二者拟作一地(4)。上述诸城虽然都是高句丽城址，如若视作哥勿城，细心究审，都欠根据。笔者认为，哥勿城，应是高句丽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即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山城。换句话说，哥勿城和纥升骨城，同城异名，早期史籍作纥升骨城，晚期则作哥勿。

唐灭高丽后，设安东都护府，府下辖领九府四十二州，其中有四府十四州为羁縻州。

《旧唐书·地理志》：“安东都护府，总章元年九月，司空李绩平高丽。高丽本五部，一百七十六城，户六十九万七千。其年十二月，分高丽地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县。”又云：安东都护府“初置，领羁縻州十四”。其下罗列州府的数目恰恰十四，应是全部羁縻州的名称，排列第三的便是哥勿。十四州名如下：

新城州都督府 辽城州都督府 哥勿州都督府 建安州都督府
南苏州 木底州 盖牟州 代那州 仓岩州 磨米州 积利州
黎山州 延津州 安市州

《新唐书·地理志》也记载了唐灭高丽之后设置的九府之名和部分州名，哥勿州都督府仍在其内：

南苏州 盖牟州 代那州 仓岩州 磨米州 积利州 黎山州 延津州 木底州 安市州 诸北州 利州 拂涅州 拜汉州 新城州都督府 辽城州都督府 哥勿州都督府 卫乐州都督府 舍利州都督府 居素州都督府 越喜州都督府 去旦州都督府 建安州都督府

两书所载州府名称，多寡岐异，不尽一致。有人认为，《旧唐书》记载的州府数量少于《新唐书》的原因，反映了唐朝直接管辖的统治区域逐步内缩⁽⁵⁾。这是一种误解。《旧唐书》记载的州府名称，实是安东都护府设置之初领辖的十四个羁縻州。《新唐书》记载的则是四十二州的剩存部分。高宗平定高丽，“辽海以东皆为州，俄而复叛，不入提封”⁽⁶⁾，“后所存州止十四”⁽⁷⁾。尽管《新唐书》全部罗列了九府之名，但从仅存十四州的实际状况分析，许多都督府已名存实亡。值得注意的是，十四个羁縻州全部出现在《新唐书》载记的剩存州府之中，说明唐朝对羁縻州领域的控制时间，要比其它州城长久一些。

安东都护府领辖的羁縻州，均为“高丽降户”，它们的设立，当在战争中即已进行。《新唐书》：“太宗亲征，得盖牟城，置盖州；得辽东城，置辽州；得白崖城，置岩州。”高宗之时，想必仍旧。因此，安东都护府建立的同时，就已领有十四个羁縻州。羁縻州的设置，取决于战争中攻城夺地的发展态势，夺下一城，便设一州，虽然方便了战时统治，避免了得而复失的迅速发生，但因随意性和临时性较大，州间距离，或远或近，未作地域上的统筹考虑。十四个羁縻州中，设有四个都督府，即新城、辽城、

哥勿、建安。都督府是州城之上的权力机构，行政地位高于州城，都督府的设置，应在战争结束后，经过慎密规划，按照地区设定。唐总章元年（668）九月，即已设立了安东都护府，领有羁縻州，到了十二月，乃分“高丽地为九都府”，可见都督府的设置晚于羁縻州⁽⁸⁾。十四个羁縻州均设于“辽东故地”，凌架其上的四个都督府亦应设于辽东。新城、辽城、哥勿、建安都督府，管辖范围应囊括十四个羁縻州的全部领域，就是说，十四州分别系属四个都督府。让我们先来看看新城、辽城、建安都督府的有关情况，然后对哥勿的定点再作讨论。

新城州都督府设于新城，考古及史学界一致认定今抚顺高尔山山城即其遗址。《三国史记》称：“新城，国之东北大镇”，《资治通鉴》亦称新城为“高丽西边要害”，乾封二年（667），唐军攻至新城，李绩告诫诸将：“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汉魏时期的玄菟郡，就设在新城地区，唐于此地设都督府，不无历史背景和军事意义。

辽城州都督府，设于辽东城，即汉辽东郡故地，古称襄平，今辽阳是也。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率甲骑万余，兵临辽东城下，高丽遣出“国内及新城步骑四万来援辽东”，攻守双方，最为倾力。克城之日，太宗即命举烽，报捷内地。辽城，自古便是辽东地区诸城之首，唐设都督府于此，最是允当。

建安州都督府设于建安城，诸家考证为今盖县青石关山城⁽⁹⁾。太宗东征，曾与李绩议战，太宗说：“建安得，则安市在我腹中”。建安，是汉代辽东郡平郭县故地，《新唐书》：“高丽建安城，古平郭县也。”入晋，平郭与辽东互为重镇，地位相平。《资治通鉴》记载：“慕容廆徙慕容翰镇辽东、慕容仁镇平郭”。此后，

平郭渐为辽东地区南部首城。唐在这里设立的建安州都督府，管辖地区应是现今辽南一带。

分析上述三城状况，设置都督府的地区，应该具备下列两项基本条件：

一、该地是高句丽的重要城镇，对周围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重用，可谓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中心。

二、该地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可谓这一地区的历史名城，如新城州都督府设于玄菟郡，辽城州都督府设于辽东郡，建安州都督府设于平郭县。

因此，都督府所在之地，不会是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城。

新城、辽城、哥勿、建安所辖地域，基本相当于历史上的辽东地区，从分布状况来看，新城州都督府领辽东的北域，辽城州都督府领辽东中部及南域，建安州都督府领辽东的西南域，余下的辽东东城，无疑应是哥勿州的领地。

辽东东部系山区，崇山峻岭，绵延横亘，包括今新宾和本溪大部、桓仁及通化、集安西部，这里正是高句丽活动的重要地区，历史上称为“高句丽故地”。目前，该地高句丽城址数量较多，哥勿州都督府应设于哥勿城，那么，哪一座是哥勿城呢？它具有的条件，应和另外三个都督府相同，即是这一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历史悠久的城市。三合堡山城、转水湖山城、黑沟山城等，都不具备设置都督府的条件。五女山山城，无论从居势气度，还是城址规模观察，都要大于周边城址，从建城历史和唐代现实分析，也具备设置都督府的条件。因此，设于高句丽故地的哥勿都督府，应该设在高句丽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即今五女山山城。

五女山山城，位于桓仁县县城东北8.5公里，雄踞山巅和东

部山坡，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一千多米，东西宽约三百米，城墙依山构筑，有的段落全部利用峭岩为壁，山顶平坦，是城内的主要居住地区。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在此立都，史称“纥升骨城”。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又将国都迁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它作为国都，整整四十年。迁都之后，纥升骨城被高句丽人称作“古都”“故国”，成为留都，仍然处于统治这一地区的中心地位。纥升骨城附近的卒本，还建有始祖庙，高句丽王嗣位之后，几乎都要亲临卒本，“祀始祖庙”，甚至迁都平壤后的高句丽王，亦不辞远途，前来卒本。唐在高句丽初期活动最繁的辽东东部地区设立都督府，纥升骨城是最佳城选，设于附近小城小镇的可能性极小，甚或没有。

二

纥升骨城，最早出现于《魏书·高句丽列传》：“朱蒙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其后，《北史》所记，与此大同，但《北史》殿本卷九四“高丽传”，却将纥升骨城作“纥升滑城”。《周书》又云：“朱蒙长而有材略，夫余人恶而逐之，土于纥升骨城，自号曰高句丽。”《好太王碑》云：“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忽本就是卒本，“城”，用如动词，建城、筑城之意，所建何城，当然应是纥升骨城。

佟冬先生主编《中国东北史》，对纥升骨城释曰：“纥升词源盖斯（水）或曷斯（水），骨即谷，意为在盖斯水河谷所建城”^①释词确否不论，但将纥升与骨城分开，却独得见解，骨城作

为纥升骨城的省称，曾经出现在史籍中。《翰苑·蕃夷·高句丽》：“灵河演觐，照日影以含胎；伏鳖离祥，叩骨城而开壤。”此言朱蒙创世故事，骨城，显然指纥升骨城。

骨城之名，因山而得。《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朱蒙三年（公元前35）“春三月，黄龙见于鹘岭。秋七月，庆云见鹘岭南，其色青赤。”黄龙和庆云的出现，当被高句丽人视作瑞应，受此祥兆的暗示，遂于翌年七月，“营作城郭宫室”。城郭宫室建于何处？当然应在黄龙、庆云出现的鹘岭。岭名鹘岭，岭上之城，揆情度理，自然要被叫做鹘城。鹘城何以变作骨城？只要我们注意到《北史》刊作“滑城”的现象，就当明白其中的原因。

《说文》：“鹘，鹘，从鸟，骨声。”又，“滑，利也，从水，骨声。”鹘、滑、骨三字音同，而且鹘骨二字又可通假。如“鹘”，《字林》则作“骨”。骨城之骨、鹘、滑，三者无是无非，作谁皆可，但是更接近城之本意者，还应是“鹘城”，鹘，雕或隼也，或即东北猛禽海东青。顺便言之，纥升骨城所在之地五女山上空，现仍常见鹰隼盘旋。

南北朝以降，关于纥升骨城的记载，史籍中少见或不见，尽管如此，有些学者仍然认为，唐灭高丽之前，此城一直存在(11)。这种观点虽然仅是一种推测，但却具有历史上的合理性。究其原因，乃是高句丽后期，纥升骨城的称谓发生了易变，被称作哥勿。

下面，我们从音韵方面试求变化的根由。

高句丽城址，每每一城两名或多名，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不能排除高句丽和中原及东北其它民族语

言不同而产生的听觉误差。同一城名，始说者急骤，再述者轻缓，如是，便将产生一定的异变。后出者，常常是城市原名的反切音，试举两例：一、银城和延津城。《旧唐书·高丽传》：太宗攻下安市，“后黄城及银城并自拔”。《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中，均有延津州。银城和延津本是一地，《辽史·地理志》记银州附郭即为延津县。“延津县，本渤海富寿县，境有延津故城。”延津两字，恰是银字的反切音。二、黎山城和加尸城。《旧唐书·高丽传》：“莫离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盖牟城。”《三国史记》：“黎山城，本加尸达忽。”黎山、加尸、加尸达忽，三名实指一城。“加尸”，虽然不是“黎”字的严格反切音，但急读“加尸”，便是黎字。此外，《三国史记》载记许多城名及别名，两者常常音近或音同，如“安市城，旧安寸忽”“积利城，本赤里忽”“似城，本史忽”“久迟县，本仇知”“解礼县，本皆利伊”“至留县，本知留”等等，不胜枚举。哥勿与骨城，也是这种情况，哥勿两字，正是骨字的反切。哥字声母为G，勿字韵母为U，两者相拼，便是骨（GU）。哥勿，也作甘勿主或甘勿伊忽。《三国史记》：“鸭绿水以北已降城十一：掠岩城、木底城、薺口城、南苏城、甘勿主城，本甘勿伊忽……”甘，哥两字声母相同，甘勿同哥勿一样，亦是骨字的反切，前燕慕容皝讨伐慕容仁，进军辽东，至历林口，金毓黻先生考证谓：历林口，实即辽口，“辽字之音，引长读之，即为历林”（12），套用斯言，我说：骨字之音，引长读之，即为哥勿或甘勿。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哥勿是从多勿演变而来，笔者赞同是说。多勿，据《三国史记》说，是高句丽语，意为恢复过去领有的疆土。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记》：朱蒙建国当年，“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者，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朱蒙与沸流国王松让经过“斗辩”“相射以校艺”，“累世为王”的松让最终招架不住，败下阵来。第二年（公元前36年）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故以名焉。”同书“琉璃王纪”又云：“二年（公元前8年）秋七月，纳多勿候松让之女为妃。”松让投降朱蒙之后，已从国王地位下降为候，所谓“复旧土”，决不是对故地一如既往地据有实权，不过是一种安慰式的封号罢了。松让所得封号多勿，应是地名，我认为就是沸流国的国都。历来臣属封号，多以封地名之，如战国商鞅，就因封于商地而称商君，再如汉将韩信，亦因齐地而封齐王，此例甚多，举不胜举。大概朱蒙得到多勿之后，旋将多勿复封松让，使松让表面上恢复了旧有领土的拥有权，因此产生了“丽语谓复旧土为多勿”的误说。

多勿就是哥勿，也就是纥升骨城，如此推论，不免令人生疑：纥升骨城本是朱蒙建国的国都，怎又成了松让的国都呢？很简单，朱蒙建国，立都之地，乃是占了松让的沸流国都城多勿。这里，我们有必要对高句丽建国初期的史实，作一番新的考察。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朱蒙至卒本川，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又说：“一云朱蒙至卒本夫余。”《三国遗事》也说：“东明帝继北夫余而兴，立都于卒本川，为卒本夫余，即高句丽之始祖。”这里所记，与《魏书》等中原史籍有异，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朱蒙最初落脚的地方，不是纥升骨城，而是卒本。另外，高句丽始祖（朱蒙）庙立于卒本，而非纥升骨城，又证朱

蒙创都之地应在卒本，史家考证，今桓仁县下古城子城址，即是卒本城。该城位于浑江岸畔，是平原上的土城，平面大体呈长方形，周长近千米。朱蒙初至，草草立都，土木未光，仅仅结庐而居。征服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占领它的都城，朱蒙原居卒本，条件简陋，现得沸流，势必鹊占凤巢，将沸流国国都霸为己有。朱蒙四年在鹵岭之上“营作城郭宫室”，实际上是对沸流国国都多勿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完缮和修备。“营作”之后，高句丽国都将要发生第一次迁徙，即从卒本迁至多勿（纥升骨城）。迁都时间，应在“营作城郭宫室”之后的几年之内。《三国史记》：朱蒙“六年（公元前32年）秋八月，神雀集宫庭”。这条记载值得注意，它一方面揭示了宫廷建筑已经完毕，另一方面，或者暗示迁都之事。高句丽是乌图腾的东夷民族，神雀者，凤鸟也与？“神雀集宫庭”，或指朱蒙集团迁都骨城。

我们说纥升骨城原是沸流国国都多勿，决非臆测，下面史料亦可佐证。

《魏书·高句丽列传》记载朱蒙逃脱夫余之后，在普述水遇见三人，“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细品此语，寓有深意，它说明朱蒙未至之前，纥升骨城已经存在，居者为谁？当然应是“累世为王”的沸流国国王松让。前引《周书》所记朱蒙“土于纥升骨城”，殊难索解，“土”字似是“王”字之误，“王于纥升骨城”，就是说在纥升骨城称王。准此，则更证纥升骨城存在时间先于朱蒙建国。《翰苑》“叩骨城而开壤”，亦含先有骨城，后有叩者的意思。

朱蒙迁都之后，卒本城并未废弃，朱蒙十九年（公元前十九年），其子类利与其妻自夫余归奔朱蒙，“行至卒本，见父王。”

可见卒本仍是高句丽上层人物活动的地方，具有国都性质。卒本和纥升骨城的关系，犹如稍后高句丽都城国内和丸都一样，一在平原，一在山上，相互配合，形成特殊的都城建筑体系。

五女山山城和下古城子城址，均在浑江右岸，相距十余里，前者居上流，后者居下流，考两城分别为多勿和卒本，将两城的地理位置证之史料，亦相吻合。

一、朱蒙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证明卒本位于沸流水畔。

二、“王（朱蒙）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者，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证明沸流国国都亦在沸流水畔。

三、再据“王见沸流水中，有菜叶逐流下”之句，当知卒本与沸流国国都距离密迩，如果两城相距太远，菜叶或久浸而腐，沉入江底，或波推浪涌，早漂岸边，居于下方的朱蒙，焉能得见？五女山山城和下古城子城址之间十余里的距离，恰使朱蒙戏剧性地发现了沸流国。

过去，许多人根据第二条史料，将沸流水比作富尔江，又将“上流”释作上游。这未免有望文生意之嫌。沸流水应是浑江，“上流”断非上游之意，所谓“上流者”，仅仅是相对朱蒙所居卒本而言，意谓两城都在沸流水畔，一在上，一在下而已。关于沸流水不是富尔江而是浑江的问题，笔者曾在《辽代正州考》（13）一文中论及，此不赘述。

上面，我们用较多笔墨对高句丽建国初期有关史实进行了一番考说，无非想求得这样一个结论：多勿就是纥升骨城，就是后来的哥勿。

三

唐乾封元年（666），高丽政权发生了分裂，莫离支男生叛离平壤，据守国内城，唐高宗乘机发兵东征，扫平了高丽。

《旧唐书·高丽传》：“其年（乾封元年）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其弟男建，男产不睦，各树朋党，以相攻击，男生为二弟所逐，走据国内城死守。”《新唐书》云：“盖苏文死，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相怨，男生据国内城。”

《旧唐书·李绩传》又云：“高丽莫离支男生为其弟男建所逐，保于国内城。”

不久，男生又从国内进一步内迁。

《旧唐书·高丽传》：男生据国内之后，“其子献诚诣阙求哀，诏令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率兵应接之，男生脱身来奔。”《新唐书·高丽传》：“男生据国内城，遣子献诚入朝求救，……九月，同善破高丽兵，男生率师来会。”

男生弃离国内，“来奔”“来会”的地点在哪？新旧唐书均未明言，此时唐军未下新城，男生内迁幅度不会太大。《旧唐书·薛仁贵传》：“乾封初，高丽大将泉男生率众内附。高宗遣庞同善，高品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国人逆击同善等，诏仁贵统兵为后援。同善等至新城，夜为贼所袭，仁贵领骁勇赴救，斩首数百级，同善等又至金山，为贼所败，高丽乘胜而进，仁贵横击之，贼众大败，斩首五千余级，遂拔其南苏、木底、仓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新唐书》亦云：“仁贵击虏断为二，众即溃，斩馘五千，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遂会男生军。”薛仁贵与男生相会之地，无疑就是男生“来奔”“来会”的地方。男生系从国内城内迁，暂居以待唐军，唐军是在攻下仓岩之后，乃与男

生相会。相会地点应在国内和仓岩之间，我认为就是哥勿城，试述如下。

《新唐书·泉男生传》：“男生走保国内城，率其众与契丹、靺鞨兵内附，……诏契苾何力率兵援之，男生乃免，授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兼持节、安抚大使、举哥勿、南苏、仓岩等城以降。”

“举哥勿、南苏、仓岩等城以降”，就是说，哥勿、南苏、仓岩是男生献降之城。翻检别处史料记载，异于此说，南苏、仓岩二城乃是唐军以武力拔下。《新唐书·高宗纪》：“李绩败高丽，克夫余、南苏、木底、苍岩城。”《新唐书·高丽传》：“拔南苏、木底、苍岩三城。”前引《旧唐书·薛仁贵传》：“遂拔其南苏、木底、苍岩等三城，始与男生相会。”《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还较详地记载了南苏之战：“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综上，南苏、仓岩确为唐军攻拔，所谓“举哥勿、南苏、苍岩等地以降”，应排除南苏、仓岩，举降之城，唯哥勿一地而已。另外，诸多史料记载唐军攻拔城市，从未提及哥勿，这从侧面证明，哥勿确为降城。男生独举哥勿以降唐军，表明男生此时所居之地应是哥勿，他与薛仁贵相会亦应在此。据上，我们可做如下描述：唐军东征，沿途攻克南苏、木底、仓岩诸城，军至哥勿，避居城内的男生始与唐军相会，男生遂将自己占据的哥勿城献给了唐军。

男生与诸弟分裂，向西内附，先后经历了高句丽三个都城。首先脱离了当时的国都平壤，来到高句丽留都国内，然后又从国内出奔，避居高句丽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即当时的哥勿城。男生选择哥勿作为最后的落脚点，一方面这里逼近辽东、便于接触

前来救应的唐军，另一方面，这里也便于高句丽割据势力活动。汉献帝时，高句丽王伯固去世，长子拔奇未能嗣位，一怒之下，率众三万余口，投降了辽东太守公孙康，“还住沸流水”，回到了高句丽建国初期的活动地域。男生避居哥勿城，拔奇还居沸流水，不但居地相同，事件背景也惊人的相似。偶然寓有必然，它说明高句丽故都纥升骨城一带，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利于高句丽历代政要人物避难或割据。

目前，在唐军攻下新城后进军路线的研究中，都将纥升骨城抛开，不曾涉及，致使哥勿的定位，忽此忽彼，难能确立。唐军行进路线系以新城为始点，即《新唐书》所云：“繇新城道以进”或“取道新城”，循向东南，沿途经过许多高句丽城址，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新城、南苏、木底、仓岩、哥勿、国内。这些城址由西渐东依次分布，连结成一条纽带。此路宜称新城—哥勿—国内道。《资治通鉴》云：“高句丽有二道，其北道平阔，南道险狭。”这条路，其实就是高句丽南道，亦即《隋书》中的“南苏道”。该路西端的新城即今抚顺高尔山山城，东端的国内即今集安国内城，对此，考家几无异议。但对沿途各城的比拟，却存在分歧，因而对该路具体走向的认识不尽一致。现将有关著述中对各城的比拟制表刊后。

序号	著述名称	城址古今地名对照			
		南 苏	木 底	仓 岩	哥 勿
I	《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	抚顺铁背山或萨尔浒山城	新宾县木奇镇	集安市霸王朝山城	通化县三合堡山城
II	《东北历史地理》	抚顺铁背山界藩城	新宾县木奇镇柎子石山城	清原县南山城子	新宾县旺清门转水湖山城
III	《东北古代交通》	铁岭市催阵堡山城	新宾县上夹河乡五龙村	新宾县永陵道砬子山城	新宾县黑沟山城

根据上表，可以勾勒出三条唐军行进路线。其一：从新城沿浑河南行，又溯苏子河上行，过铁背山或萨尔浒山城（南苏）、木奇（木底），至旺清门转入富尔江，南下，逾浑江至霸王朝山城（仓岩），再逆浑江北上，至三合堡山城（哥勿）。其二：前段与上述线路大体相同，但至木奇（木底）后，却突然北上，至南山城子（仓岩）又急遽南下，顺富尔江至转水湖山城（哥勿）。其三：从新城出发，沿浑河再逆苏子河，至五龙村（木底），再至头道砬子山城（仓岩），至旺清门转顺富尔江，至黑沟山城（哥勿），持此观点者认为，新城至南苏另为一路，故不经南苏。

上述三条路线的拟定者，都忽略了现今桓仁地区，也就是忽略了高句丽早城都城纥升骨城，这是诸家考证时的一个较大失误，唐军征讨高丽，深入国内，能否从纥升骨城附近经过，却置之不顾？能否把这处重要地区撇在身后，便贸然东进？果真如此，唐军一旦前遭狙击，此地兵马随后掩杀，势必腹背受敌，岂不犯了兵家大忌？这是断断不可想象的事情。唐军未渡浑江之前，肯定要拿下纥升骨城，解除后顾之忧。其实，唐军已经如是行动，那就是本文提出的哥勿就是纥升骨城，男生献出哥勿，就是献出了纥升骨城。

从新城至纥升骨城（哥勿），再至国内，自古便是一条交通要道，早已成为中原通向高丽的重要干线，唐征高丽，岂能不加利用而另僻蹊径？

我们先来看看该路前段：新城——纥升骨城。

《三国史记·东川王》：“二十年（246）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毋丘俭，将万人出玄菟，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于沸流水上。”毋丘俭从玄菟到沸流水，走的正是后来的新城至纥升

骨城（哥勿）之路，高句丽迁都国内之后，纥升骨城及其附近地区，被称作故国，又因位于新都之西，被称作西川。高句丽王死后，庙号常因葬地而得。如第九代王男武，“葬于故国川原，号为故国川王”（14）；十六代王斯由，“葬于故国之原，号故国原王”（15）；十八代王伊琕，“葬于故国壤，号为故国壤王”（16），另有十三代王药卢，“葬于西川之原，号曰西川王”（17）。《三国史记·烽上王》：“五年（296）秋八月，慕容廆来侵，至故国原，见西川王墓，使人发之”。慕容廆东伐高句丽，至故国原，也就是到了纥升骨城一带。其后高句丽烽上王任命“贤且勇”的北部大兄高奴子为新城太守，“慕容廆不复来寇”。这说明慕容廆是打下新城之后，进向国内。该条史料揭示了新城通向国内的道路，经过纥升骨城及其附近地区。

我们再来看看该路后段，纥升骨城——国内，亦即高句丽第一都至第二都之间的道路。

《三国史记·琉璃王纪》：“二十年（1）春三月，郊豕逸，王命掌牲薛支逐之，至国内尉那岩得之，拘于国内人家养之。”“九月，王如国内观地势。”“二十二年冬十月，王迁都于国内。”薛支豕，正是从纥升骨城追至国内，其后琉璃明王到国内察看地势，最终迁都国内，所行路线均是如此。又，“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太子解明在古都，……王遣人谓解明曰：“吾迁都欲安民以固邦业，汝不我随，而恃刚力结怨于邻国，为子之道其若是乎！”解明留居“古都”，仍在纥升骨城，琉璃明王遣人来此，所行路线当是国内至纥升骨城。此外，《三国史记》多次出现“王如卒本”“王至自卒本”的记载，卒本紧临纥升骨城，高句丽王至卒本祀祖的往返路途，就是国内至纥升骨城之路。

新城——哥勿（纥升骨城）——国内的具体走向，比照现今地理名称，应该如下：

由抚顺高尔山山城（新城）发轫，沿浑河东行，旋逆苏子河，过界藩城（南苏）、柎子石山城（木底），至永陵后，弃苏子河，改折南下，大体沿今新宾至桓仁公路而行，经榆树，过新宾桓仁交界处的横道河子隘口，旋至桓仁六道河子源头，稍下，至木孟子镇高俭地山城（仓岩），过四道河子乡马鞍山山城，又过下古城子（卒本），至五女山山城（哥勿）。顺行浑江至沙尖子镇，此地设有北沟关隘，城墙砬子山城。再行，至五里甸子镇瓦房沟山城。入集安境后，至浑江口，此地设有老边墙关隘，七个顶子关隘。又过榆林、太平、麻线等乡镇，终至集安（国内）。从五女山山城赴集安，还可溯浑江北上，至北甸子镇喇哈城址，过浑江则入集安地境，至霸王朝山城，沿新开河谷东南行，经财源、花甸、台上等乡镇，过望波岭关隘，逾板岔岭，过石庙子、麻线沟，至集安。无论行经哪条道路，五女山山城所在地区犹如枢纽，都是必经之地。综上考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哥勿城就是纥升骨城，唐军东征，经过桓仁地区。

临末，附带论述一下仓岩城。仓岩，亦作苍岩。唐代的仓岩州，无疑设于仓岩城，关于仓岩所在，存异最多，除本文表中所列观点外，最近又有沈阳石台子山城为仓岩说⁽¹⁸⁾。其实，我们从史料中南苏、木底、仓岩等城的排列顺序，便已悟出，仓岩应在木底之次，唐太宗征高丽时，李绩率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房~~兵战不胜，焚其郭。”到了高宗时，薛仁贵克仓岩之后，与男生在哥勿相会，仓岩当在哥勿之前，就是说，仓岩居于木底与哥勿之间。另，史籍中屡见中原军队连克南苏、木底的